

绞刑架下的报告

〔全译本〕

REPORTÁŽ PSANÁ NA OPŘÁTCE

绞刑架下的

报告

捷//尤利乌斯·伏契克〔著〕

徐耀宗 白力爻〔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514.5/1

号-680 字壹萬(五)

绞刑架下的报告

尤利乌斯·伏契克

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1943 年春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林 栋

封面设计:吴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绞刑架下的报告/[捷]尤利乌斯·伏契克著;徐耀宗.
白力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8
ISBN 7-5006-1995-2

I. 绞… II. ①尤… ②徐… ③白… III. 报告文学-捷
克-现代 IV. I5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058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5.25 印张 4 插页 76 千字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12.80 元

前言

7月初，中国青年出版社跟我约定，要我给新版本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写一篇《前言》，我当时竟贸然答应了。前几天——7月12日傍晚，中青社送来全部的校样，我放下手头正在编的父亲的又一本选集，立刻翻开校样来读，没想到才读完头两面，我就傻了眼，伏契克夫人那篇才600来字的说明，就是一篇极好的《前言》，读者要知道的和必需知道的一切，她全都交代明白了。前面的5段，有3段竟然只有一句话，其余两段都只有两句，说的是伏契克被德国纳粹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语气平静得出奇，没有悲伤，也没有颂扬。最后一段比较长，短短的话也没说满10句，把“报告”手稿的来历讲得一清二楚，语气还是那般平静。

伏契克在“报告”中劝慰亲友和同志不要怜悯他。他说：“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前安放上悲哀的安琪儿，那是不公正的。”伏契克夫人确实不是一个“悲哀的安琪儿”。我不知她在写这篇说明的当时是否噙着泪花，只觉着她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心底爆出来的，一句又一句震撼着我的心。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伏契克的最后“报告”，才配得上称作《绞刑架下的报

告》的《前言》。

让我另写一篇《前言》，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了。再说，把我这样不伦不类的文字排在头里，岂不玷污了伏契克的原著，应了“佛头着粪”的讥评。可是我已经作出了承诺，赖帐总是不太好的。再说，让一个中国的普通读者如我，说一说自己对伏契克的钦慕，这个机遇还不该放过。我就放大胆子畅所欲言吧。读者如果感到厌烦，只管抛在一边，不再往下看，因为我写的决不是非读不可的正经《前言》。

5个月前，2月7日，我在报上看到捷克重新全文出版伏契克的《报告》的消息，激动得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夜里躺在床上竟不能入睡，索性起来扭亮电灯，给中青社的同志写了封信。我说我相信他们已经注意到刊登在报上的这条新闻了。中青社在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伏契克的这本书，书名记得是《绞索套着脖子时候的报告》，在青年读者中产生的影响，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艺术剧院还改编成话剧演出过，从报刊的评论看，改编和演出都是成功的。“文革”以后，中青社重新开张，打算重印一批过去的出版物，当时，我特地推荐了伏契克的

这本“报告”，不知什么缘故没被采纳。现在得抓紧了，要尽快设法得到这个新版本，尽快组织力量翻译出版，好让没有读过、甚至无缘知道这本“报告”的青年读者，能够早日读到这本“报告”，也让怀念这本“报告”而未曾见过全貌的像我这样的老年读者，能早日读到这个新的版本。

我简直在发号施令了。但是我相信，中青社的同志只要知道了原委，一定会理解我的。我说，伏契克的“报告”，我读过不止10遍，在翻译作品中，反复读了这么多遍的，在我是唯一的一种。伏契克在死囚牢里写自己和同志跟法西斯作面对面的斗争，写得那样鼓舞人心而又充满了诗意，使我敬佩得五体投地。他坚定、乐观、从容、机警、敏慧，还常常带点儿俏皮，蔑视敌人的俏皮。斗争当然是针锋相对的，他并不剑拔弩张，没用一句口号，却游刃有余地刺穿了法西斯色厉内荏的心态。我说我还记得这本“报告”的结束语：“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终于勒紧了，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叮咛。

在信上，我只顾说自己的感受，忘了提到伏契克的这

本“报告”一出版，就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也没提到这本“报告”曾获得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最高荣誉奖章。我分明记得，奖章正面刻的伏契克的侧面头像，是个英俊的年轻人，脸上带着可亲而无所畏惧的微笑。1957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青年联欢节上，我看到捷克青年们的胸前都佩着伏契克的像章——那座荣誉奖章的具体而微的精致的复制品。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枚庄严的像章呀。在联欢节上，要求交换纪念品是不会遭到拒绝的，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反法西斯战士的像章，以交换得之，不是太轻率了吗？轻率得近乎褻渎。当时我为什么这样想，自己也感到有点儿离奇，在给中青社同志的信上就一句也没提。

时间又过去了近30个年头。1984年深秋，我参加全国政协的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在布拉格瞻仰了伏契克纪念馆，还替青年艺术剧院送去了话剧《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打印本和一套演出的剧照；真可以说是珍贵文物了，经过10年动乱居然能保存下来，足以表达咱们中国人民对伏契克的深深的敬意。在伏契克的半身雕像面前，我像个朝圣者，默念了他提醒后人必需警惕的最后

叮咛。纪念馆并不大，只两间屋子，展品大部分陈列在贴墙的玻璃橱里。我看到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伏契克的照片，和善的眼睛闪烁着机敏的目光；看到了复制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手稿，大大小小的发黄的纸片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行款分明的铅笔字。在陈列各种文字译本的那面墙上，我找到了中青社当年出版的《绞索套着脖子时候的报告》，是装帧简陋的普及本，可见当时这本书的销量有多么大。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得知伏契克在那场狂风暴雨中遭到了莫须有的诬蔑，心想那座我曾经留连过的纪念馆大概也不复存在了。但是又想，要把这样的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人们的心中抹去，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捷克全文重新出版，证实了我的信念没有落空，教我怎能不兴奋得连觉也睡不着呢。真个是思绪万千哪，一时很难梳理清楚，直写了一个通宵，才把这封短短的信写完，马上派家里人送到了中青社。

兴奋还没有完哩，才过了3天，中青社的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决定接受我的建议，已经跟捷克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等书一到手立刻组织翻译。在今日的出版界，对出

版一本书答应得如此爽利快捷，我还是头一回遇到。如今校样已经在我手头，又使我兴奋得不知怎么说才好。只希望9月8日之前，这本书能跟咱们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1943年的9月8日，是伏契克跟法西斯作斗争的最后日子。整整的52年过去了，伏契克的业绩依然长存。《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新版本在咱们中国能以这样高的速度出版，又给增添了一个新的铁证。

叶至善

1995年7月16日上午

了排列和整理。读者们，现在我将它呈献在您的面前。这是尤利乌斯·伏契克最后的一部著作。

古斯塔·伏契科娃

1945 年 9 月于布拉格

原书注：

本书手稿共 167 页，稿纸形式不一，文字篇幅也不尽相同。这是占领时期看守从庞克拉茨监狱秘密带出来的手稿。这次出版的《报告》首次按照作者手稿的原样进行排版。以前的版本曾有所改动和删节，此次则作了订正和补充。新订正和补充的部分用黑体字排版。

《报告》第 10 版以前的版本，均缺第 91 页，这一页手稿后来才找到。

本书出版的策划者有意保留了作者那个时代所要求使用的规范化文字。

我的开场白

直挺着身子，僵硬地坐着，两手扶膝，一双已经望得发花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佩茨克宫“家庭监狱”发黄的墙壁——说实在的，这不是思考的最佳姿势。但谁能强制思想也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动呢？

曾经有人——究竟何时、何人，也许已永远无法查考了——把佩茨克宫的“家庭监狱”叫做“电影院”。真是天才的比喻！一间空荡荡的房间，放着6排凳子，凳子上

直挺挺地坐着受审的人。他们面前那片光秃秃的墙，犹如电影院的银幕。如果说，全世界摄制的影片已多得无数，但同这里等待着新的拷问、折磨和死亡的受审者的眼睛所投影到这片墙壁上的影片数量相比，就会相形见绌了。这是描写人生及其细微情节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孩子、家园破碎、屠杀生灵的影片，是叙述同志的坚贞与叛变行为、给某人送传单、流血牺牲、接受任务时紧紧握手的影片，是充满恐惧与无畏、恨与爱、痛苦与希望的影片。这里的每个人都与生活绝了缘，每天都有人眼睁睁地死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新生。

我在这里成百次地看了关于我自己的影片，成千次地看了这部影片的细节，现在我试着把它叙述出来。如果还没等我讲完，刽子手就勒紧了我脖子上的绞索，那末千百万还活在世上的人，定会续完它那“幸福的结局”的。^①

① 英文“happy end”，比喻幸福、愉快的结局。

目 录

前 言

伏契克夫人的话 我的开场白

〇〇一

第一章

24 小时

〇一二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〇二四

第三章

267 号牢房

〇三七

第四章

“400 号”

〇五九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 (1)

〇九二

第六章

1942 年的戒严

一〇一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 (2)

一三三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译后记

编后记

第一章

24 小时

差5分钟就要敲10点了。这是1942年4月24日，一个美丽而湿润的春天夜晚。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装扮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耶林克家。我的“助手”克列仓正在那里等我。我知道，他这次不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对他说的。可是不去赴约，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主要是我不想让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给我沏了一杯茶，欢迎我的到来。克列仓已先到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可这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能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这样做，敌人会轻易地把我们抓进监狱去送死的。要么严守秘密工作的规定，要么就不要活动；否则既害了自己，又连累别人。懂吗？”

“懂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有什么新情况。工作进行得还顺利……”

“好，就这样吧！五一以后我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了，耶林科娃太太！我们这里的人太多了。”

“就喝一杯，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门铃响了。

在这深更半夜里，会是谁呢？

来的人显得急不可耐，把门敲得咚咚直响。

“开门，警察！”

“快，从窗户那里撤，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

已经来不及了！盖世太保已站在窗下，枪口对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大门，从过道闯进厨房，然后闯进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人。他们看不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的后边。此时我可以很容易地开枪射击他们，但9支手枪对准着3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和两个女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在我之前就会被打死。即使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盖世太保的射击，那时他们仍不免会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如果我不开枪，他们也许在监狱里坐上一年半载，将来革命会把他们解放出来的。

只有我和克列仓难逃虎口，他们一定会折磨我们，——从我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克列仓嘴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里关了两年，大战期间又从法国秘密逃到布拉格，——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无济于事，只有我自己可免于受苦刑，然而5位同志就会白白地牺牲了。不是这样吗？肯定是这样。

于是我拿定了主意。

我从隐藏的地方走了出来。

“啊，还有一个！”

一拳打在我的脸上。这一拳几乎致我于死命。

“举起手来！”^①

接着第二拳，第三拳。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陈设整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被打翻的家具和破碎物件的烂摊子。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① 原文为德文“Hände auf!”

“走!”^①

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枪口一直对着我。途中开始了审问。

“你是谁?”

“我是霍拉克教授。”

“胡说!”

我耸了耸肩。

“坐好，否则枪毙你!”

“开枪吧!”

没有开枪，又是一拳。

我们从一辆电车旁边经过。电车上仿佛装饰着许多白色的花彩。难道深更半夜里还有婚礼电车吗?也许我发烧了吧!

佩茨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走进这里的。我们急步跑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II-A1 反共科”。我似乎有些惊奇。

那个领头抓人的瘦长子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给我点了一支烟。

① 原文为德文“Marsch!”